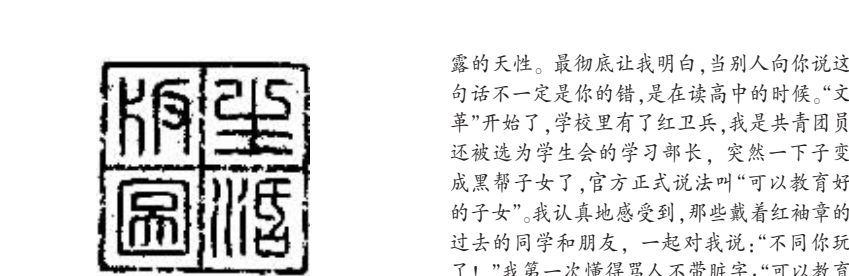




■ 叶延滨



是一句小孩才说的话。这句话会唤起许多的记忆。

一群孩子在院子里玩游戏，好好地，又跑又跳，这群孩子对着一个孩子说：“不同你玩了，就不同你玩了。”那孩子半张着嘴，想说什么，没有说出来，眼泪却流下来了，他用牙咬着下嘴唇，转身离开了这群孩子。那些孩子笑着跳着，好像在欢呼一场比赛的胜利。

我觉得这个场景就在昨天，我该是他们的爷爷了，但就是那一句：“我不同你玩了！”让我感受到这个世界最早的寒意。我认为，游戏是人生最重要的课堂，孩子们在游戏中长大，学会与人交往，懂得友爱与友谊，明白互助与互利，同时也会知道争斗，知道羡慕和妒忌，知道委屈与孤立。

一群孩子呼啸而来，我是他们中的一员，也许因为我做得不好没有让“孩子王”满意，也许因为我的出众，让我更有威望的孩子丢了面子跌了份：“不同你玩了！”我在人群中用目光搜索我的“铁哥们儿”，而我的好朋友害怕也被孤立，把脸扭到一边，一只脚在地上不由自主地蹭来蹭去。这时，我感觉这个世界太让人失望了。我忍住眼泪，跑回家，妈妈一眼就明白出事了：“怎么啦？谁惹我的宝贝儿子了？”话音未落，我会委屈得放声大哭，小胸脯像风箱一样起伏，抽抽哽哽得连说话都不成句子。

为什么委屈？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是家里的宝贝，爹妈捧着哄着供着。游戏是孩子们的事，而孩子的游戏规则也有“潜规则”，有等级，有头目，而等级和头目，由多种因素形成，父母的地位，老朋友和新人，岁数和体格等。“不同你玩了！”是我从游戏中体会到的群体生活中重要的惩罚。现在的孩子不仅是独生子女，也缺乏孩子间游戏所进行的“社会演习”，特别是那些坐在电脑前打游戏的孩子，不会知道这句话的分量。

“不同你玩了！”这是一个群体对你个人宣示的惩罚。人是社会动物，渴求交往，追求他人的理解和承认，这是在孩童时代就会显

■ 刘明远

来到吐鲁番，我忽然联想到一个字谜，谜面是：“一边绿，一边红，绿的喜雨，红的喜风，喜风的怕雨，喜雨的怕。”谜底是个“秋”字。我到吐鲁番的季节正好也是秋天，感觉吐鲁番就像谜面那样奇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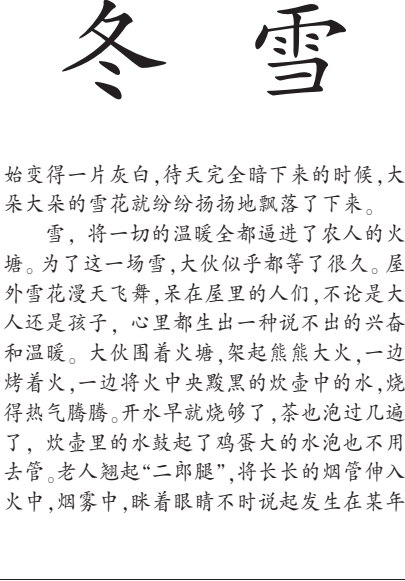
一边是“火云满山凝未开，飞鸟千里不敢来”的火焰山，初秋时节，依然是烈日当头，暑气逼人，在沙砾地面，更是热浪扑面，足底发烫。据说夏日最高地表温度能达到 80℃以上，人们形容这里沙能烤熟鸡蛋，晒墙能烙熟大饼。蜿蜒曲折、寸草不生的赤褐沙岩灼灼闪光，炽热气流滚滚上升，用肉眼观看，只见云烟缭绕，恍如火龙腾空燃烧。明代陈诚有诗云：“一片青烟一片红，炎炎火焰欲烧空。春光未半晖如夏，谁道西方有祝融。”

而另一边则是“十里桃花万杨柳，中原无此好春光”的大片绿洲。到处铺绿叠翠，郁郁葱葱，草木芳菲，鸟语花香。村舍农舍，错落有致，杨柳桑榆，树荫摇曳。这里的烈日好像比火焰山那边柔和了些，气流也似乎没有火焰山那边浓稠，人们顿时感到豁然开朗，轻松了许多。经过筛选的缕缕阳光穿过密密匝匝的廊棚，银波荡漾，斑斑陆离，让人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。串串葡萄晶莹剔透，苍翠欲滴，阵阵清香沁人心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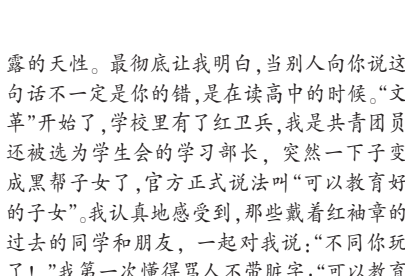
两边的反差如此强烈，简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，令人匪夷所思。

造成这种强烈反差，使素有“火洲”、“风库”之称的吐鲁番能够清水长流、生命常绿，除了地势的原因外，最主要的奥妙在于这里有众多的坎儿井。

对于坎儿井的来历，在当地维吾尔族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个古老的传说。很久以前，一位牧羊人赶着羊群在戈壁滩上迷失了方向，干渴难耐昏死过去，朦胧中经一位老者指



■ 戴荣里



露的天性。最彻底让我明白，当别人向你说过这句话不一定是你的错，是在读高中的时候。“文革”开始了，学校里有红卫兵，我是共青团员还被选为学生会的学习部长，突然一下子变成黑帮子女了，官方正式说法叫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。我认真地感受到，那些戴着红袖章的过去的同学和朋友，一起对我说：“不同你玩了！”我第一次懂得骂人不带脏字：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！没有一个贬义词，但不明明白白在说“你现在不是个好东西”嘛！我被激怒了，我想明白了，我扭头就做自己的事，找到三个还认可我的同学，组织了一个长征队，在红卫兵们坐着火车大串联时，我们走了 3350 公里路，从四川走到北京，干了人生中一件无用但值得记住的事，就这样走进了社会生活……

参加工作后，常常感受到荣誉无端，毁誉无定。一段时期像中了头彩，好事接着好事，领导重视，同事支持，群众满意，荣誉无数。另一段时期好像噩梦缠身，倒霉事接着冤枉事，领导不满，流言不断，冷板凳伺候。所谓宠辱不惊，难的还是后者，热乎乎的脸贴上冷屁股，热乎乎的屁股坐上冷板凳。

不同你玩了。老板跟你说，换一种说法：“请另谋高就。”领导跟你说，用另一种语调：“组织上考虑，根据(下面任选一词填填空：群众反映、工作需要、政策规定、集体研究)决定你……”

以我的经验，遇到这种情况，先委屈没用，学校霸耍个说法更傻。(用自己的全部精力，去证明老板或领导的一个小失误，绝对是对自我生命的浪费!)自己需要很快地将官话或光鲜辞藻转译回那句话：“不同你玩了!”早早地想自己的辙。我觉得这一生最重要的人生体验之一，就是能够领会听懂这句话的各种变调，尽快说服自己适应新境遇；走人换场子或者耐下性子坐冷板凳。

走人换场子，是找另一拨人一起玩，结束走下坡路的日子，企稳向上，这点谁懂。

坐冷板凳，也是常事，有时换不了场子，只有坐冷板凳。前提是不想当秋菊不觉得自己是寒城，就能坐得住。常有人对我说，你写了几十本书，哪来那么多时间呀？说真的，一半是坐在冷板凳上写出来的。冷板凳不可怕，不就是没有人理你吗？不就是让你干不了该你干或你想干的事吗？然而，谁能让你眼读不了书，手写不了字，脑子想不了问题呢？

“不同你玩了！”一群孩子对着那孩子叫。那孩子突然转身大声回答：“我自己玩！谁怕谁呀！”

那个时候，小镇上最热闹的怕就是做糖人的摊子了。

他做糖人的手艺在我们小镇首屈一指，做什么像什么，仿佛轻轻一点，就可以活了一般。所以，虽然他的生意看上去一直红火爆，依然没有人跟风而上——因为没有人会，也没有人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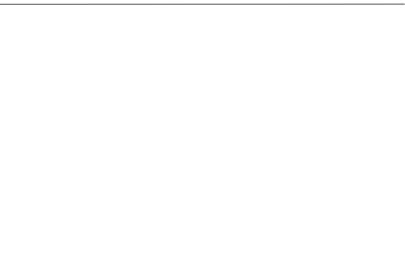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都叫他乔大爷，其实他看上去有六七十岁，已经是我们的爷爷辈了。但我们这样叫他，他也不恼。谁喊一声：乔大爷！他都是脆生生地应：哎！要做什么样的糖人？

到了过年，乔大爷会改变一下策略，改为转糖人。一个圆盘，一个指针，划着很多线，形成很多个格子，每个格子里对应着相应的糖制品。拨动指针，等指针停下来，对准哪样，这样东西就属于自己。糖制品有超大的，有特小的，就像现在的抽奖一样，得碰运气。运气最差时，还会空门，什么都得不到。这样一来，不仅吸引了消费者，还吸引了无数的看客。看着看着，手就痒痒，情不自禁地花上几块钱也上去转转了。

我和弟弟是乔大爷固定的客户。每年大年初一，我们就早早守在摊前，手里揣着一角钱的几张分票，大抵都是崭新着的。当然，乔大爷的固定客户有很多，和我们邻居的几个孩子也都在这天把这项消费作为固定支出。

坎儿井由地下暗渠输水，基本上不受季节、日照、气温、风沙等方面的影响，水源和流量稳定，可以常年自流灌溉，很少出现早涝灾害，在这光照丰裕、高温少雨、风干物燥、寒暑区别巨大、昼夜温差强烈的独特气候条件下，正是坎儿井输送的冰雪雨水，浇灌滋润了吐鲁番大地，从根本上改变了吐鲁番的生态环境，赋予了吐鲁番无限生机，使之成为镶嵌在沙漠戈壁上的一块欣欣向荣的绿洲。

坎儿井真是一项构思巧妙、技术高超的伟大工程。



某场大雪里的往事；当家的则喝着酩酊的罐罐茶，仰躺着脑袋盯住潮湿的瓦檐，想象明早起来，雪会下到两■厚还是三■厚，地里的墒情会有几寸，田间的虫子又会冻死多少；小孩，子全然不管那么多，手里虽用火钳在翻着火中烤着的红薯，心却早就飞到了明天可能会结冰凌的流水处，可以堆雪人的稻场角。一家人就这样围着温暖的火塘，望着窗外银白的雪光，东一句西一句毫无目的地闲聊，谁也不愿先去睡。直到小孩子打过了三遍哈欠，当家的才猛然想起明天孩子们还要去上学，这才一齐吆喝着埋火去睡觉。

在北京一处相对僻静的宾馆居住了一个多月，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沿着宾馆前面的葡萄架走廊前往餐厅吃饭，突然有人喊“大哥”，明显的苍山口音让我有些发懵，四处一看，没发现具有故乡特征的人；继续往前走，“大哥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”我止住脚步，看着陌生而又熟悉的脸庞，确认是本家的兄弟后，我们俩感慨不已。好比古时两个在京赶考的秀才，一时间有些百感交集的味道。我们在共同陌生的城市里找到了来自故乡的温暖。

我没有对北京的恐惧，我始终认为城市不过是扩展的村庄，大城市不过是大村庄的扩展而已。我喜欢每到一地，寻访当地的小吃，观看当地的小巷，和那些终生没有抛弃农民本色的老城市市民促膝交谈。城市在一天天膨胀着，但城市的核心还是农村，好比一个树木的生长，银杏无论长多少年，亭亭华盖遮天蔽日，可始终还是银杏的味道。

在北京城里生存，你会不时感受到各个朝代、各个地区农民的影子，故乡是永远走不出的幻影。尽管好多人一直蝉蛭一样老想摆



昔日酒逢知己千杯少，今朝酒碰千杯知己少。

那个时候，小镇上最热闹的怕就是做糖人的摊子了。

他做糖人的手艺在我们小镇首屈一指，做什么像什么，仿佛轻轻一点，就可以活了一般。所以，虽然他的生意看上去一直红火爆，依然没有人跟风而上——因为没有人会，也没有人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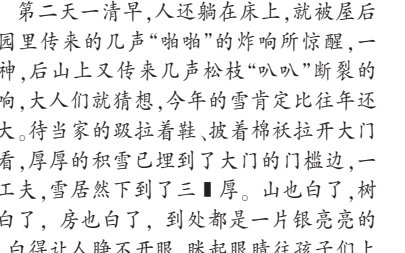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都叫他乔大爷，其实他看上去有六七十岁，已经是我们的爷爷辈了。但我们这样叫他，他也不恼。谁喊一声：乔大爷！他都是脆生生地应：哎！要做什么样的糖人？

到了过年，乔大爷会改变一下策略，改为转糖人。一个圆盘，一个指针，划着很多线，形成很多个格子，每个格子里对应着相应的糖制品。拨动指针，等指针停下来，对准哪样，这样东西就属于自己。糖制品有超大的，有特小的，就像现在的抽奖一样，得碰运气。运气最差时，还会空门，什么都得不到。这样一来，不仅吸引了消费者，还吸引了无数的看客。看着看着，手就痒痒，情不自禁地花上几块钱也上去转转了。

我和弟弟是乔大爷固定的客户。每年大年初一，我们就早早守在摊前，手里揣着一角钱的几张分票，大抵都是崭新着的。当然，乔大爷的固定客户有很多，和我们邻居的几个孩子也都在这天把这项消费作为固定支出。

坎儿井由地下暗渠输水，基本上不受季节、日照、气温、风沙等方面的影响，水源和流量稳定，可以常年自流灌溉，很少出现早涝灾害，在这光照丰裕、高温少雨、风干物燥、寒暑区别巨大、昼夜温差强烈的独特气候条件下，正是坎儿井输送的冰雪雨水，浇灌滋润了吐鲁番大地，从根本上改变了吐鲁番的生态环境，赋予了吐鲁番无限生机，使之成为镶嵌在沙漠戈壁上的一块欣欣向荣的绿洲。

坎儿井真是一项构思巧妙、技术高超的伟大工程。



第二天一清早，人还躺在床上，就被屋后竹园里传来的几声“啪啪”的炸响所惊醒，一愕神，后山上又传来几声松枝“叭叭”断裂的声响，大人们就猜想，今年的雪肯定比去年还要大。待当家的趺拉着鞋，披着棉袄拉开大门一看，厚厚的积雪已埋到了大门的门槛边，一夜工夫，雪居然下到了三■厚。山也白了，树也白了，房也白了，到处都是一片银亮亮的白，白得让人睁不开眼，眯起眼睛往孩子们上学的路口一瞧，只见平时明明白朗朗的小路，已被大雪埋得不见了一丝踪影。于是便赶紧吆喝堂客起来生火做饭，催着孩子们穿衣起床准备上学，自己裹了裹衣裳，哈了口热气，寻了把铁锹，就独自沿着孩子们上学的道路扑味扑味地去铲雪。

因为下雪，孩子们便不再赖床，一醒便如装了弹簧似的一下就从床上跳了下来。穿好衣服，还未洗脸，就先到稻场的雪地里印了几个大脚印。回到屋里，就开始问爹问妈地四处翻找去年用过的“火篮子”。去年父亲用废旧“洋瓷盆”给他们做成的“火篮子”还一点都没

脱故乡的纠缠，有的的确光鲜过一段时间，但不久就发现自己还是一只属于故乡的蝉。在京，军界的老乡颇多，有的十八九岁参军，在北京一呆就是几十年，但他们的乡音依然纯正，故乡的煎饼和大葱一下子就能勾起他们的食欲。

上地，是北京城山东人聚集最多的地方，在这里你能感受到山东人的齐鲁豪情。许多山东老兄喜欢在看上去不算卫生的小馆子里猜拳行令，店家端出的大碗、大盘彰显山东人的实在。我去吃过两次，店家的大方令我等习惯了城市拘谨生活的叛乡之臣汗颜，那菜却是出奇的便宜。其实，店家的乡音是最好的一道菜，远比空调吹出的微凉凉



昔日酒逢知己千杯少，今朝酒碰千杯知己少。

那个时候，小镇上最热闹的怕就是做糖人的摊子了。

他做糖人的手艺在我们小镇首屈一指，做什么像什么，仿佛轻轻一点，就可以活了一般。所以，虽然他的生意看上去一直红火爆，依然没有人跟风而上——因为没有人会，也没有人敢。

我们都叫他乔大爷，其实他看上去有六七十岁，已经是我们的爷爷辈了。但我们这样叫他，他也不恼。谁喊一声：乔大爷！他都是脆生生地应：哎！要做什么样的糖人？

乔大爷稳重地把他的摊点支好，我们这群消费者就在旁边安静地看着，那个时候，真的觉得乔大爷做这件事时很神圣。他一样样地摆放糖制品时，我小小的心就在盘算着，待会儿不知哪样东西会落入我的手中。我常常希望那个最大的东西能成为我的囊中之物，可是随即又常常失望起来，因为我的运气常常是很差的。虽然我在转之前，会动一些脑筋，会研究一下那个指针的转向和速度，有时候，只是非常非常轻地让它转几下，希望它能得到我所预测的那个最大的糖人面前。但是，依然是差那么一格，会差那么一点，而只会转到那个最小的东西，甚至会转到什么都没有的空线上。倒是弟弟，逢着他转时，常常是迫不及待，还没站稳当，就“喇”地一下把那个指针推得飞快旋转。他这么一来，居然常常会得到

一个中不溜的东西。那个时候颇让我们疑惑的是，怎么老是没人能得到那个大的糖人呢？第一天摆着，第二天还在原地诱惑我们，第三天依然还在。

父亲说我们傻，人家乔大爷精明着呢！他的最大的糖人是没设陷的，几乎没人能够转到。这样一来，就觉得乔大爷原本慈祥的笑容里带着一些狡诈了。

但是，这却丝毫不影响我们继续在他的摊前转悠，并且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牙缝里省下下来的分币继续奉献给他。

我们越来越大了，小镇也越来越老了。乔大爷也越来越老了，他的糖人渐渐做得不如从前精致，并且因为有别的商品的冲击，他的生意也渐渐地不如从前。

于是，我们渐渐地离开了他的糖人摊子。其实，我们是渐渐地离开了自己的童年。

坏，就连用“8 号铁丝”制成的小火钳也照样使用自如。做娘的在灶台上急急地为孩子们炒着饭，孩子们就在灶膛前不紧不慢地收拾他们的“火篮子”，垫底灰，装木炭，拈熄火。末了，自然忘不了还要在“火篮子”里理上几个红薯和洋芋当午饭。待一切收拾停当，做娘的又拿来帽子和头巾，将孩子们的头脸捂得只剩下双眼睛和鼻孔，才打发孩子们背了书包，提着“火篮子”赶快去上学。可是，孩子们才刚走出门，却又一下被当爹的叫住了。爹说，今年雪大，怕走路时雪钻到孩子们的脚脖子，还得给孩子们脚脖子上再绑上一片棕。于是找棕找绳，又是一通忙活，直到孩子们的腿脚扎得活像雪原里钻出来的大兵，两口子这才满意地催促孩子们出门。

孩子们打发走了，大人们这才叫醒家里的老人，开始忙活自己的吃食。待吃了饭，收了碗，安顿好家里的牲口，女人左右瞧瞧，见家里已再无甚紧要事可做，就从箱底里翻出平日里尚未纳完的鞋底，坐在火塘边，一边猜想今年这场雪到底会下多少天，一边就着

风更让人感到受用。熟悉的脸型，听惯的乡音，没有任何做作之态的实在，偶尔的同村人的聚首，聊着在北京各个角落的独自生存，如同在故乡侃着怎么耕地，怎么侍弄庄稼。故乡在他们身上移动着，众多的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村庄，村庄里的人的形形色色，村庄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，都被这些故乡人在一起议论得津津有味。

众多的外乡人拥挤到北京城里来，北京城更像一杂烩锅，又像千百个村庄的聚合体，外表的繁华和混凝土的耸立与铺张没能挡住村庄的影子弥漫。在众多的城市巷道里，你会看到移动的乡村的影子。每个人都能在城市里找到自己的故乡，故乡显现在同

窗外白亮亮的雪光衬着鞋。男人则想着今年刚兴起来的那一大片松树林，害怕被大雪压折了枝，压断了树梢壳，就提了把斧头，一声不吭地“咯吱咯吱”上了山。

待男人在树林里东瞅瞅、西捶捶，在山上转了几个大圈出来，一天的日子也就过去了一大半，想想孩子们也已快要放学了，男人就点起一支烟，闲站在孩子们回家的路口，伸长了脖子使劲地往远处望。远远地，山边就出现了两个小人影，男人不用细看，就知道那是自家屋里的小子和丫头。男人等了片刻还不见孩子们走近，待走上前去仔细一看，那小子和丫头正掰了乌柏树的老树皮放入“火篮子”当柴火，岔开着双腿站在风口中拼命荡着“火篮子”轮大圈呢！男人见了，就仿佛一下又看到了自己童年的影子，就突然一下又想起自己小时候提着“火篮子”轮大圈，一圈未划圈让火落入身上烧了衣服的糗事来，不由得意使劲地跺了几下脚，低着脑袋，便悄无声息地笑了……

不知啥时，雪又纷纷扬扬地下了起来。

乡人的脸上，一句话、一道小菜、一个喝酒的姿势，都能让你感受到故乡的手正不时在这个城市里抚慰你。

城市裹藏着你永远走不出的乡村，犹如一颗硕大的葱，剥完了故乡的所有皮囊，城市也就不存在了。在北京，更多的北京土著已经习惯了和外地人和谐相处，他们明白越来越大的城市是更多乡村的杂糅、融合和升华，各种乡音的组合构成最美动听的乡村乐曲。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，都可以在这样的城市里找到带有自己故乡标志的东西。

也许，更多的到城市生活的人会体会到，其实城市是走不出的村庄，村庄里藏有城市未来发展的玄机。



那个时候，小镇上最热闹的怕就是做糖人的摊子了。

他做糖人的手艺在我们小镇首屈一指，做什么像什么，仿佛轻轻一点，就可以活了一般。所以，虽然他的生意看上去一直红火爆，依然没有人跟风而上——因为没有人会，也没有人敢。

我们都叫他乔大爷，其实他看上去有六七十岁，已经是我们的爷爷辈了。但我们这样叫他，他也不恼。谁喊一声：乔大爷！他都是脆生生地应：哎！要做什么样的糖人？

到了过年，乔大爷会改变一下策略，改为转糖人。一个圆盘，一个指针，划着很多线，形成很多个格子，每个格子里对应着相应的糖制品。拨动指针，等指针停下来，对准哪样，这样东西就属于自己。糖制品有超大的，有特小的，就像现在的抽奖一样，得碰运气。运气最差时，还会空门，什么都得不到。这样一来，不仅吸引了消费者，还吸引了无数的看客。看着看着，手就痒痒，情不自禁地花上几块钱也上去转转了。

我和弟弟是乔大爷固定的客户。每年大年初一，我们就早早守在摊前，手里揣着一角钱的几张分票，大抵都是崭新着的。当然，乔大爷的固定客户有很多，和我们邻居的几个孩子也都在这天把这项消费作为固定支出。

坎儿井由地下暗渠输水，基本上不受季节、日照、气温、风沙等方面的影响，水源和流量稳定，可以常年自流灌溉，很少出现早涝灾害，在这光照丰裕、高温少雨、风干物燥、寒暑区别巨大、昼夜温差强烈的独特气候条件下，正是坎儿井输送的冰雪雨水，浇灌滋润了吐鲁番大地，从根本上改变了吐鲁番的生态环境，赋予了吐鲁番无限生机，使之成为镶嵌在沙漠戈壁上的一块欣欣向荣的绿洲。

坎儿井真是一项构思巧妙、技术高超的伟大工程。

那个时候，小镇上最热闹的怕就是做糖人的摊子了。

他做糖人的手艺在我们小镇首屈一指，做什么像什么，仿佛轻轻一点，就可以活了一般。所以，虽然他的生意看上去一直红火爆，依然没有人跟风而上——因为没有人会，也没有人敢。

我们都叫他乔大爷，其实他看上去有六七十岁，已经是我们的爷爷辈了。但我们这样叫他，他也不恼。谁喊一声：乔大爷！他都是脆生生地应：哎！要做什么样的糖人？

到了过年，乔大爷会改变一下策略，改为转糖人。一个圆盘，一个指针，划着很多线，形成很多个格子，每个格子里对应着相应的糖制品。拨动指针，等指针停下来，对准哪样，这样东西就属于自己。糖制品有超大的，有特小的，就像现在的抽奖一样，得碰运气。运气最差时，还会空门，什么都得不到。这样一来，不仅吸引了消费者，还吸引了无数的看客。看着看着，手就痒痒，情不自禁地花上几块钱也上去转转了。

我和弟弟是乔大爷固定的客户。每年大年初一，我们就早早守在摊前，手里揣着一角钱的几张分票，大抵都是崭新着的。当然，乔大爷的固定客户有很多，和我们邻居的几个孩子也都在这天把这项消费作为固定支出。

坎儿井由地下暗渠输水，基本上不受季节、日照、气温、风沙等方面的影响，水源和流量稳定，可以常年自流灌溉，很少出现早涝灾害，在这光照丰裕、高温少雨、风干物燥、寒暑区别巨大、昼夜温差强烈的独特气候条件下，正是坎儿井输送的冰雪雨水，浇灌滋润了吐鲁番大地，从根本上改变了吐鲁番的生态环境，赋予了吐鲁番无限生机，使之成为镶嵌在沙漠戈壁上的一块欣欣向荣的绿洲。

坎儿井真是一项构思巧妙、技术高超的伟大工程。

那个时候，小镇上最热闹的怕就是做糖人的摊子了。

他做糖人的手艺在我们小镇首屈一指，做什么像什么，仿佛轻轻一点，就可以活了一般。所以，虽然他的生意看上去一直红火爆，依然没有人跟风而上——因为没有人会，也没有人敢。

我们都叫他乔大爷，其实他看上去有六七十岁，已经是我们的爷爷辈了。但我们这样叫他，他也不恼。谁喊一声：乔大爷！他都是脆生生地应：哎！要做什么样的糖人？

到了过年，乔大爷会改变一下策略，改为转糖人。一个圆盘，一个指针，划着很多线，形成很多个格子，每个格子里对应着相应的糖制品。拨动指针，等指针停下来，对准哪样，这样东西就属于自己。糖制品有超大的，有特小的，就像现在的抽奖一样，得碰运气。运气最差时，还会空门，什么都得不到。这样一来，不仅吸引了消费者，还吸引了无数的看客。看着看着，手就痒痒，情不自禁地花上几块钱也上去转转了。

我和弟弟是乔大爷固定的客户。每年大年初一，我们就早早守在摊前，手里揣着一角钱的几张分票，大抵都是崭新着的。当然，乔大爷的固定客户有很多，和我们邻居的几个孩子也都在这天把这项消费作为固定支出。

坎儿井由地下暗渠输水，基本上不受季节、日照、气温、风沙等方面的影响，水源和流量稳定，可以常年自流灌溉，很少出现早涝灾害，在这光照丰裕、高温少雨、风干物燥、寒暑区别巨大、昼夜温差强烈的独特气候条件下，正是坎儿井输送的冰雪雨水，浇灌滋润了吐鲁番大地，从根本上改变了吐鲁番的生态环境，赋予了吐鲁番无限生机，使之成为镶嵌在沙漠戈壁上的一块欣欣向荣的绿洲。

坎儿井真是一项构思巧妙、技术高超的伟大工程。

那个时候，小镇上最热闹的怕就是做糖人的摊子了。

他做糖人的手艺在我们小镇首屈一指，做什么像什么，仿佛轻轻一点，就可以活了一般。所以，虽然他的生意看上去一直红火爆，依然没有人跟风而上——因为没有人会，也没有人敢。

我们都叫他乔大爷，其实他看上去有六七十岁，已经是我们的爷爷辈了。但我们这样叫他，他也不恼。谁喊一声：乔大爷！他都是脆生生地应：哎！要做什么样的糖人？

到了过年，乔大爷会改变一下策略，改为转糖人。一个圆盘，一个指针，划着很多线，形成很多个格子，每个格子里对应着相应的糖制品。拨动指针，等指针停下来，对准哪样，这样东西就属于自己。糖制品有超大的，有特小的，就像现在的抽奖一样，得碰运气。运气最差时，还会空门，什么都得不到。这样一来，不仅吸引了消费者，还吸引了无数的看客。看着看着，手就痒痒，情不自禁地花上几块钱也上去转转了。

我和弟弟是乔大爷固定的客户。每年大年初一，我们就早早守在摊前，手里揣着一角钱的几张分票，大抵都是崭新着的。当然，乔大爷的固定客户有很多，和我们邻居的几个孩子也都在这天把这项消费作为固定支出。

坎儿井由地下暗渠输水，基本上不受季节、日照、气温、风沙等方面的影响，水源和流量稳定，可以常年自流灌溉，很少出现早涝灾害，在这光照丰裕、高温少雨、风干物燥、寒暑区别巨大、昼夜温差强烈的独特气候条件下，正是坎儿井输送的冰雪雨水，浇灌滋润了吐鲁番大地，从根本上改变了吐鲁番的生态环境，赋予了吐鲁番无限生机，使之成为镶嵌在沙漠戈壁上的一块欣欣向荣的绿洲。

坎儿井真是一项构思巧妙、技术高超的伟大工程。

那个时候，小镇上最热闹的怕就是做糖人的摊子了。

他做糖人的手艺在我们小镇首屈一指，做什么像什么，仿佛轻轻一点，就可以活了一般。所以，虽然他的生意看上去一直红火爆，依然没有人跟风而上——因为没有人会，也没有人敢。

我们都叫他乔大爷，其实他看上去有六七十岁，已经是我们的爷爷辈了。但我们这样叫他，他也不恼。谁喊一声：乔大爷！他都是脆生生地应：哎！要做什么样的糖人？

到了过年，乔大爷会改变一下策略，改为转糖人。一个圆盘，一个指针，划着很多线，形成很多个格子，每个格子里对应着相应的糖制品。拨动指针，等指针停下来，对准哪样，这样东西就属于自己。糖制品有超大的，有特小的，就像现在的抽奖一样，得碰运气。运气最差时，还会空门，什么都得不到。这样一来，不仅吸引了消费者，还吸引了无数的看客。看着看着，手就痒痒，情不自禁地花上几块钱也上去转转了。

我和弟弟是乔大爷固定的客户。每年大年初一，我们就早早守在摊前，手里揣着一角钱的几张分票，大抵都是崭新着的。当然，乔大爷的固定客户有很多，和我们邻居的几个孩子也都在这天把这项消费作为固定支出。

坎儿井由地下暗渠输水，基本上不受季节、日照、气温、风沙等方面的影响，水源和流量稳定，可以常年自流灌溉，很少出现早涝灾害，在这光照丰裕、高温少雨、风干物燥、寒暑区别巨大、昼夜温差强烈的独特气候条件下，正是坎儿井输送的冰雪雨水，浇灌滋润了吐鲁番大地，从根本上改变了吐鲁番的生态环境，赋予了吐鲁番无限生机，使之成为镶嵌在沙漠戈壁上的一块欣欣向荣的绿洲。

坎儿井真是一项构思巧妙、技术高超的伟大工程。

那个时候，小镇上最热闹的怕就是做糖人的摊子了。

他做糖人的手艺在我们小镇首屈一指，做什么像什么，仿佛轻轻一点，就可以活了一般。所以，虽然他的生意看上去一直红火爆，依然没有人跟风而上——因为没有人会，也没有人敢。

我们都叫他乔大爷，其实他看上去有六七十岁，已经是我们的爷爷辈了。但我们这样叫他，他也不恼。谁喊一声：乔大爷！他都是脆生生地应：哎！要做什么样的糖人？

到了过年，乔大爷会改变一下策略，改为转糖人。一个圆盘，一个指针，划着很多线，形成很多个格子，每个格子里对应着相应的糖制品。拨动指针，等指针停下来，对准哪样，这样东西就属于自己。糖制品有超大的，有特小的，就像现在的抽奖一样，得碰运气。运气最差时，还会空门，什么都得不到。这样一来，不仅吸引了消费者，还吸引了无数的看客。看着看着，手就痒痒，情不自禁地花上几块钱也上去转转了。

我和弟弟是乔大爷固定的客户。每年大年初一，我们就早早守在摊前，手里揣着一角钱的几张分票，大抵都是崭新着的。当然，乔大爷的固定客户有很多，和我们邻居的几个孩子也都在这天把这项消费作为固定支出。

坎儿井由地下暗渠输水，基本上不受季节、日照、气温、风沙等方面的影响，水源和流量稳定，可以常年自流灌溉，很少出现早涝灾害，在这光照丰裕、高温少雨、风干物燥、寒暑区别巨大、昼夜温差强烈的独特气候条件下，正是坎儿井输送的冰雪雨水，浇灌滋润了吐鲁番大地，从根本上改变了吐鲁番的生态环境，赋予了吐鲁番无限生机，使之成为镶嵌在沙漠戈壁上的一块欣欣向荣的绿洲。

坎儿井真是一项构思巧妙、技术高超的伟大工程。

那个时候，小镇上最热闹的怕就是做糖人的摊子了。

他做糖人的手艺在我们小镇首屈一指，做什么像什么，仿佛轻轻一点，就可以活了一般。所以，虽然他的生意看上去一直红火爆，依然没有人跟风而上——因为没有人会，也没有人敢。

我们都叫他乔大爷，其实他看上去有六七十岁，已经是我们的爷爷辈了。但我们这样叫他，他也不恼。谁喊一声：乔大爷！他都是脆生生地应：哎！要做什么样的糖人？

到了过年，乔大爷会改变一下策略，改为转糖人。一个圆盘，一个指针，划着很多线，形成很多个格子，每个格子里对应着相应的糖制品。拨动指针，等指针停下来，对准哪样，这样东西就属于自己。糖制品有超大的，有特小的，就像现在的抽奖一样，得碰运气。运气最差时，还会空门，什么都得不到。这样一来，不仅吸引了消费者，还吸引了无数的看客。看着看着，手就痒痒，情不自禁地花上几块钱也上去转转了。

我和弟弟是乔大爷固定的客户。每年大年初一，我们就早早守在摊前，手里揣着一角钱的几张分票，大抵都是崭新着的。当然，乔大爷的固定客户有很多，和我们邻居的几个孩子也都在这天把这项消费作为固定支出。

坎儿井由地下暗渠输水，基本上不受季节、日照、气温、风沙等方面的影响，水源和流量稳定，可以常年自流灌溉，很少出现早涝灾害，在这光照丰裕、高温少雨、风干物燥、寒暑区别巨大、昼夜温差强烈的独特气候条件下，正是坎儿井输送的冰雪雨水，浇灌滋润了吐鲁番大地，从根本上改变了吐鲁番的生态环境，赋予了吐鲁番无限生机，使之成为镶嵌在沙漠戈壁上的一块欣欣向荣的绿洲。

坎儿井真是一项构思巧妙、技术高超的伟大工程。

那个时候，小镇上最热闹的怕就是做糖人的摊子了。

他做糖人的手艺在我们小镇首屈一指，做什么像什么，仿佛轻轻一点，就可以活了一般。所以，虽然他的生意看上去一直红火爆，依然没有人跟风而上——